

上海中華書局

第五集

李仙舟 著 社會小說

好青年

第五集回目

第十五回

急奔馳不愧多情友
假名義權作未婚妻

第十六回

老夫耄矣互譽佳兒
公子歸來空思艷侶

第十七回

演影戲童稚鬧離婚
開利源女兒謀獨立

上海國華書局發行

社會小說

好青年

江都李涵秋著

第十七回

演影戲童稚鬧離婚

關利源女兒謀獨立

却說鄭芳瑜剛在愁紅怨綠之天。葛琳川轉入錦簇花團之境。他自從返浙以來。常常同柔雲廝見。不是暢談身世。便是研究學術。日親日近。彼此的性情都覺十分投契。這一天柔雲在他書室裏。可巧提到芳瑜和文鵬的婚事。言語之間。不無譏誚。文鵬過於拘執。琳川聽到這裏。把不住心中一動。四下裏望了望。見沒有別人。他便趁勢近前。緊緊握着柔雲的玉腕。屈了半膝。逕自開口和他乞婚。柔雲始則吃了一嚇。粉頰上也罩了一層羞暈。幸喜他平素是豪爽慣了的人。又想起琳川在火車上愛護的情形。一縷情絲。遂也蕩漾而出。琳川在這個當兒。我也寫不出他是驚是喜。只是沒有一會工夫。兩

人已訂了百年之好（難者極難，易者極易）芳瑜聽見這事一半替他們歡喜，那一半越發添了自己的愁恨。柔雲回家只稟明了他生母盧氏。盧氏雖然覺得忒鹵莽了些，然而當這新潮澎湃的時代，又愛憐這位嬌女，遂也不敢議論長短，只瞞着林氏，不曾給他知道。琳川因為婚約已定，又忙着要到上海去履行他的職務，前兩日和柔雲議妥了東帖，請芳瑜、文鵬以及在儉德會裏的諸人，在一家影戲園裏看戲，訂了兩座包箱。一邊男客，一邊女客。女客係文鵬、琪花、秋紅、阿藍、柔雲做了主人，男客是芳瑜、俊卿、萬椿、榴、琳川做了主人。（兩兩寫來，遙遙相對，其中有已結婚者，有未結婚者，排列異常整齊。）芳瑜其初本不願意赴約，後來因為打聽得文鵬也允許前去，方才不肯堅拒。不料當天晚上，大家在會所裏聚齊，正待出發，忽的督署裏打來電話，說督軍太太請萬小姐宴會，立刻便有汽車來接，不可耽擱。文

鵲無奈只得去了。瑜芳好生掃興，啞子吃黃連，說不出來心裏的苦惱。又不好在半途上推託事故，少不得勉強隨着大家進了影戲園（此亦情場中無可奈何之境也）。琳川和柔雲自然忙着在兩邊招待衆人，都還規規矩矩的坐在那裏，瞧着惟有萬榴一刻也不肯安靜，跳上跳下，指指點點，因他生平還不曾瞧過這好頑意兒，彷彿是豬八戒吃人參果，頭一遭嘗着新鮮滋味。當下一幕一幕演了好幾幕，其中有一幕却把萬榴瞧得出神起來。原來這影戲裏有一個妙齡女郎，踽踽獨行，不防在曠野地方撞着一個凶惡強盜，愛他標緻，吃那強盜用一根絲絲套着女郎頸項，背起來就走。不一會偵探也趕得來了，偵探坐的全是汽車，將那強盜捉住，女郎方才安然出險。依舊嫋嫋婷婷的站在鏡子裏，拈花微笑……這時候萬榴伏在欄杆上探出半邊身子，向隔壁廂房裏喊阿藍，他們說話，驚不防電燈一滅，全場黑暗。

惟有那一班出風頭的婦女趁這當兒將衣扣上的乾電發出光來。東一顆西一顆彷彿天半明星從黑雲裏流閃不定。好引人注意。他們那一副俊俏的龐兒。葛琳川笑着向芳瑜說道：「你瞧見嗎？近來婦人家的粧飾品可算得是愈出愈奇了。時代越文明，服用越覺得奢侈。我只可憐萬小姐提倡的這儉德會，怕除得他們會裏的幾個會員，或者還肯實事求是。至於那些在會裏掛了一個名兒的，還不是奉行故事，外面又要博那節儉的美名。內裏又要實行遂他的慾望。所以至今也沒會收着美滿的效果。這也可見中國辦事難處。芳瑜也嘆道：「誰不是這樣想呢？驕奢淫佚在歷史看起來，大半女人家多染這種習慣。一時要希望他們從根本上改革，真個比登天還難。我確有一種解不來的地方，譬如那一般無知婦女，他們溺而忘返，這也罷了。因為他不知世界的潮流，除得倚賴丈夫供應他們的起居服用以外，原談

不到甚麼經濟學問。至於受過教育的文明女郎，便應該打破這種迷惑了。誰知能夠矯然不羣，潔然無滓的，依舊像鳳毛麟角，百人中難得一二。最可笑的是，他們口口聲聲，不願意做男人家的玩物，然而衣服詭異，粧飾新奇，這又安的是甚麼心理？玩物，不玩物，並不是光在嘴裏嚼念的。比如這物件，沒有可玩之處，人自然不去玩他。一面不許人玩，一面又裝做出極可玩的樣兒。這真是言行不符，其心也就不堪問了……琳川拍手笑道：「痛快痛快！你這議論，真是顛撲不破，不怪萬小姐要引你做他的同調……」芳瑜笑道：「論文鵲的面目，在浙江一班姊妹裏，也算得是個翹楚。他平時一例都是淡粧素服，又何嘗損其姿媚？可見這美麗兩字，必須從天然上顯出來，方稱得起。是。天香國色，若僅僅在衣飾上去用功夫，不見得。嫫母宮中，必無粉黛。若耶溪上，須謝院紗……」琳川不等他的話說完，忙笑道：「我聽見柔雲說，怎麼人家。」

因爲救你出了一番心力，不惜以名義相殉，你回家之後，偏生將這些事一齊都推向王藻身上，幾乎引他爲患。難知己萬小姐他施恩，雖不望報，然而在你這一邊，却未免有些倒置。黑白叫旁觀的人爲他不平。芳瑜也笑道：君子可欺以其方，難罔以非其道。王藻說得那樣活靈活現，叫人如何不去相信。幸喜舍表妹將這其中原委叙明，又接到督署裏一封回文。小弟此時已經澈底明瞭。這幾天王藻常來和我糾纏，已被我婉言拒絕。（王藻事在此補點彌縫處，都無痕迹。）可見得像這樣舌底瀾翻的女子，越是會說，越叫人聽着可厭。這事也不必去提他了。轉是琳川此番折回上海，有一件事很想請琳翁留意。我出縣署之後，有人告訴我那個點婢密司現已同一個甚麼軍官結婚。其實他那副尊龐，令人不堪承教。聽說這軍官也並非愛慕他的顏色，因爲密司口稱係家母舅趙星台的外甥女兒，這軍官賦閒日久，便

想○借○這○門○徑○想○到○家○母○舅○旅○部○裏○去○投○効○博○一○棲○身○之○所○小○弟○當○時○因○急○欲○返○里○不○暇○去○追○究○這○重○公○案○像○密○司○這○樣○舉○動○固○然○迹○近○招○搖○還○怕○於○家○母○舅○的○名○譽○有○礙○家○母○舅○祇○有○一○姊○舍○下○又○祇○兄○弟○一○人○不○知○他○這○外○甥○女○兒○打○從○那○搭○兒○牽○涉○起○來○的○這○不○是○極○可○笑○的○笑○話○兒○麼○琳○川○笑○道○原○來○有○這○等○事○你○可○打○聽○得○這○軍○官○是○誰○芳○瑜○笑○道○這○軍○官○的○姓○名○他○們○也○曾○說○起○匆○遽○之○間○一○時○却○不○能○記○憶○只○知○道○他○在○南○軍○裏○邊○充○當○過○一○名○團○長○如○今○因○在○解○散○軍○隊○的○數○內○飄○泊○海○上○將○近○兩○年○正○自○落○魂○無○聊○却○好○遇○着○這○樣○機○會○當○然○相○信○密○司○的○一○番○謊○話○了○琳○川○笑○道○怪○呀○他○既○是○南○軍○令○母○舅○又○是○北○派○南○北○紛○馳○顯○係○仇○敵○他○爲○何○竟○急○不○暇○擇○兀○自○跳○槽○起○來○呢○芳○瑜○笑○道○琳○翁○又○來○取○笑○了○舉○世○滔滔○萬○方○一○轍○大○者○謀○佔○地○盤○小○者○思○得○飯○碗○若○說○他○們○有○甚○麼○一○定○宗○旨○倒○未○免○小○題○大○做○了……兩○人○說○到○這○裏○不○覺○撫○掌○

大笑。不多一會。那影戲業已演畢。戲園裏的人紛紛各散。他們也就出了園門。柔雲和琳川一路同走。芳瑜自回他的公館。惟有萬椿、萬榴、俊卿、琪花、秋紅、阿藍結隊兒轉回會所。其時文鵬在督署裏。尙不曾回來。阿藍等候家裏打發人來接他。先行坐在裏面談笑。各人暫時休息。各進各的房間。祇剩着萬榴和阿藍並肩坐着。萬榴扯着他的手腕。便一長一短問他。那一齣影戲好。頑阿藍畢竟幼小。不覺困倦起來。閉着雙眼。不大去理會。萬榴萬榴在這當兒。驀然想起那齣得意的影戲。又覺得阿藍面龐頗與那影戲裏的女郎有些彷彿。登時觸動自家好奇的心理。便輕輕解下腰間繫的那根絲線。給阿藍一個不防備。套入他頸項裏。背起來就走。阿藍驚醒。嚇得手舞足蹈。痛哭。萬榴那裏肯理會他。越哭得利害。自家越跑得利害。只恨那房屋沒多大。跑來跑去。祇好在那幾間屋裏前後亂轉。心裏總還思量。或者有人來救護。

誰知回頭望了望，也沒有巡捕，也沒有汽車，和那影戲裏要出來的不大相像。至於阿藍先前還有哭鬧的分兒，後來經那帶子越套越緊，幾乎回不轉氣，差不多要嗚呼哀哉了。幸喜琪花一頭撞得進來，見這模樣，連聲吆喝，硬拉着萬榴將阿藍放下。瞧他頸項裏已露出一條紅印，慌忙抱入懷裏，拍着安慰他。一面氣憤憤的向萬榴呵斥道：「你爲甚給這樣苦給他吃？只要姊姊不在家，就應得你無法無天，拚命的鬧亂子。等他回來，我替你告訴，怕不止叫你去面壁。像你這野蠻的孩子，應該拿野蠻的辦法待你，也好儆戒你的。下次……萬榴年紀雖小，他平時却一味的自負文明，最怕人加上他野蠻兩字的徽號。（越是野蠻的人，越要自負文明，豈獨萬榴爲然？）那裏禁得住琪花給他這番教訓，他也不問自己有理沒理，早跳起來向他喊道：『我們幹我們的頑意兒，與你又有什麼相干？你是好人，哼，哼，打量我不知道呢。』那

一天夜晚你叫俊卿教給你捺琴。這也沒希罕。爲甚麼四下裏沒有別人。你便倚入他懷裏。叫他按着你的雙手。將那風琴捺得嗡嗡東嗡嗡東的響。他又沒曾和你結過婚。便是親熱也親熱不到這步田地。我在窗子外邊瞧着。都替你羞死了。虧你還有這副老臉。嚴聲厲色的來教訓我。你替我告訴姊姊。我也替你告訴姊姊。（寫萬榴蠻橫固也。然借此點明俊卿和琪花的愛情。運筆處有蜻蜓點水之致。）萬榴只顧在這裏指手劃腳的說得熱鬧。直羞得琪花夾耳根子通紅。忍不住哇的一聲哭起來。喃喃的說道。我叫俊卿教捺琴。也不犯法。要你來編派。我有甚麼憑證。拿出來經我看。榴兒你不要仗着你姊姊欺負人。好便好不好。我們便離了這地方。省得你容我們不得。（說來的話不脫孩子口吻。妙絕。）萬榴聽見他說我們兩字一定內中還索帶着俊卿了。益發好笑。用手在臉上刮着羞。他說道。誰不知道唐俊卿想要你。

做他的妻子。你越發說上來了。我們誰和你是我們。譬如阿藍對着我。萬榴才配稱我們呢。我勸你歇着些罷。這我們兩字總須再等一等。沒的預先說出來。叫人家笑掉了牙齒……琪花這時候已是氣得堵塞住喉嚨。除是哭泣轉一句話回答不出。轉是阿藍帶哭帶罵。指着萬榴說道。只怪我媽瞎了眼睛。偏生要你做他的女婿。那一次吃你抱在楊樹上。幾乎把性命送掉。今兒又拿繩子套我的頸項。我和你。又沒有仇隙。你爲甚時時刻刻要來擺佈我。媽送我來求學。不是送我來給你少爺開心。你休得做夢。還指望我和你稱做我們。老實說。我們這我們兩字。當然也要取消的了。（大家都將這我們兩字。當做夫婦的代表。妙絕。）說畢。又哭。萬榴經阿藍這一頓數說。也覺得自家做的事。不近情理。着實有些對阿藍不住。從懊悔之中。又生出許多的惶恐。深怕阿藍當真不肯承認。這我們兩字。想到這裏。也把不住流。

下。眼。淚。來。一。片。哭。聲。驚。動。俊。卿。萬。椿。秋。紅。都。趕。入。裏。面。問。他。們。的。話。却。都。不。肯。說。俊。卿。不。知。就。裏。挨。近。琪。花。身。旁。低。低。問。道。你。的。歲。數。比。他。們。大。些。爲。何。領。着。他。們。在。這。裏。哭。鬧。有。甚。麼。事。你。告。訴。我。等。我。來。替。你。們。辯。論。看。誰。有。理。誰。是。沒。理。……他。剛。說。這。話。不。防。琪。花。使。勁。將。他。身。子。一。推。一。個。趔。趄。幾。乎。跌。了。下。去。……俊。卿。也。急。起。來。嚷。道。我。又。不。會。得。罪。你。你。平。白。推。我。則。甚。……琪。花。也。不。答。話。俯。着。脖子。只。是。嗚。嗚。咽。咽。惟。有。萬。榴。心。裏。明。白。見。這。情。形。不。覺。嘆。哂。一。笑。（剛。才。哭。的。又。笑。起。來。活。寫。出。萬。榴。潑。潑。賴。）阿。藍。見。他。發。笑。心。裏。越。發。生。氣。一。面。將。適。才。的。話。告。訴。俊。卿。一。面。擄。掇。擄。掇。却。好。家。裏。已。經。打。發。人。來。接。他。他。也。不。和。衆。人。作。別。賭。氣。回。家。去。了。萬。椿。忙。着。去。安。慰。琪。花。說。榴。兒。不。好。等。姊。姊。回。來。再。說。你。却。不。須。和。他。一。般。見。識。俊。卿。冷。笑。道。這。地方。再。住。不。得。了。我。們。幸。喜。沒。有。甚。麼。事。迹。吃。萬。二。哥。做。了。把。柄。教。給。安。女。士。

學琴也算得是互換智識到了別人嘴裏便免不得這些諷刺。可想在社會上想做一個人很難很難……俊卿說着只不住的唉聲嘆氣。秋紅勸道：琪花姊姊倒不說甚麼了。唐先生你也不必再發這樣牢騷。萬一聞人文鵬姊姊耳朶裏又要累他生氣，千不好萬不好，總歸是榴兒不好……萬榴狠狠的將他瞅了一眼，罵道：死丫頭，又要你來多嘴。秋紅恨着說道：不派我多嘴，只派你揀着人在這裏欺負萬榴。道我欺負人，又不曾欺負你。誰要你來打這抱不平。秋紅冷笑道：你敢欺負我，我勸你歇着些罷。照這樣一味的野蠻，怕到大來不要討飯……萬榴見秋紅又罵他，野蠻不禁怒從心起，舉起一隻手對準他的胸口就是一拳。秋紅避讓不及，大哭起來，彎下腰，只不住的嚷痛。萬椿那裏容納得下，猛撲向前，就來揪萬榴的頭髮。其時講堂上雖然下課，還有十幾個寄宿的學生聽見裏邊打得沸反盈天，大家都搶入來瞧。

熱鬧。至於萬椿那裏是萬榴的對手。早被萬榴一推一搥，輕巧跌翻的栽了。好幾個斛斗，還有這本領叫他栽。勛斗毫不同樣，俊卿勸阻不下，只是搓手頓脚，喊着反了反了。衆學生見這光景，多不服氣，仗着人多，手衆一窩風圍着萬榴。你一拳我一脚的，幫着萬椿和他廝打。萬榴身上也被他們饒了好幾下，氣得雙眼發紅，虎吼一聲，也不管好歹，施展出他的渾身蠻力，兩手舉起一張楠木大椅，直上直下，只顧向衆人劈了過來。別人都是赤手空拳，那裏禁得他使弄起這粗笨兵器攪着的，便是頭破血流，一霎時喊聲大作，沸反盈天，紛紛亂躡，都忙不迭的去逃性命。萬椿一面拿袖子替秋紅抹搥胸脯，一面趁人亂當中，含悲帶恨的出了城。和秋紅跑轉回家，唐俊卿見勢頭不好，向琪花努了努嘴，都逃避出會所。依俊卿的意思，便要帶着琪花到芳瑜那裏告訴他這事。琪花因爲受了萬榴的言語激刺，不願再和俊卿一路。

同走。於是俊卿去覓芳瑜琪花。便一口氣來會柔雲。再說衆學生抵敵不住。萬榴各自抱頭鼠竄。不肯再行耽擱。都鬧着哭着回家去了。萬榴這時候見前前後後都沒有了人影。方才將椅子攢過一旁。站在堦沿底下喘氣。不表他們在裏邊鬧成一齣。捲堂大散。惟有門房裏那個老蒼頭再妙。不過他的耳朵本來不大濟事。又因爲渾身困倦。早經和衣躺在床上沈沈睡熟。內室裏的變故。他是絲毫不知道。影響萬榴一個人。在空屋子裏。他也毫不畏懼。不過適才使勁太猛。一時疲軟。兩隻小眼皮漸漸要合攏下來。磕撞着走入唐俊卿的臥室。抬頭一望。見他舖設的床褥。比自家精美得許多。暗暗笑道。你們都走掉了。也好讓我來消受消受。主意已定。毫不客氣。一倒頭便向他枕邊躺下。剛待入寢。猛覺得枕頭底下有一件硬幫幫的東西。攔在那裏。伸手便將他取出來。在燈光旁邊仔細一望。不由笑起來。說道。好嗎。也吃我撈。

着把柄了。虧他們還說得嘴響。算是你們果然清白。他這東西如何會到了你的身邊。你又把來藏着怕吃別人瞧見呢……想到這裏得意已極。兀自向懷裏一撻放倒了頭。酣呼不醒。其時不過二更將近。文鵬打從督署裏赴宴。回來在席間時候。督軍太太不免又提到芳瑜的事。迹並勸他既用着未婚妻名義。救得芳瑜將來何妨。便將這姻事聯合起來。也算得是情場佳話。文鵬當時雖然不好拒絕。一路上思前想後。轉懊悔這件事做得十分尷尬。反貽人這樣口實。心中正不自在。及至走入大門。只見靜悄悄的。鴉雀無聞。大踏步向內室行去。益發不好了。陳設的器皿以及桌椅條櫈。一咧的縱橫橫秩序大亂。喊問了幾聲。也沒有人答應。一時慌急。還疑惑吃了強盜打劫。又想這時候還早。會所的地址又在熱鬧所在。不見得會出甚麼亂子。別人也罷了。至於唐俊卿和琪花他們。總該已從影戲園裏回來。如何也沒見。